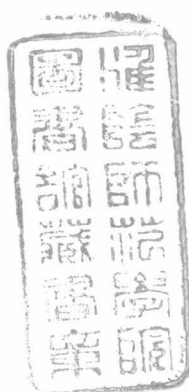


1449266

蘇州文獻叢書 第一輯



館藏



淮陰師院圖書館1449266

【清】顧沅輯

吳郡文編

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吳郡大編卷三十四

賦役目

長洲顧沅湘舟輯

蘇松浮糧疏

本朝 孟熊飛

請減蘇松浮糧疏

慕天顏

請豁免明荒賠累疏

全上

請減浮糧疏

全上

蘇松浮糧疏

任辰旦

請蠲蘇松浮賦疏

湯斌

請蠲艘壓欠疏

全上

請集議減定蘇松賦額并請另立賦稅重地州縣官

考覈例疏

全上

未三十四

陸大猷

請酌減浮糧疏

趙所

蘇郡浮糧議

沈德潛

浮糧變通議

蘇松浮糧疏 康熙十一年

孟熊飛

題為謹因停徵 恩綸推原積欠之由仍請 宸斷減免浮糧
以除永累事臣以菲才蒙

皇上拔置臺班世受 國恩不啻天高地厚敢不竭盡心力圖
報涓埃伏見我

皇上仁心愷惻深軫民艱特 諭江南省以未完錢糧暫行停
徵小民孰不歡呼感戴但前此之積欠雖寬而後此之永累未

息查故明因張士誠陳友諒仇怨之故江南蘇松二府江西袁
瑞二府錢糧皆額外加倍

皇清順治年間袁瑞浮糧蒙 恩蠲免而蘇松曾未議及伏讀
順治十八年

陸大猷

上諭故明洪武或有仇怨或一處錢糧徵收甚重或一處不許
牛耕叫人自耕或一處并婦人女子為娼或一處已故之人不
許埋葬在地拋棄于河此明仇朝有仇怨于人民本朝並無仇
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爾部詳察具奏欽此至康熙四年前撫
韓世琦有備陳蘇松田賦偏重之由一疏康熙十年現任撫臣
馬祐有地方之敝壞日甚一疏俱請酌量減免或照常州府一
例起科或十分中減除二三而部議未允又科臣嚴沅有欲弘
恤下之深仁一疏稱蘇松積逋每年幾至三十萬兩前此歲歲
積欠之數恐即為將來年年必欠之數于此量免乃完其必欠
之額而非免其可完之額于 國賦未嘗有虧戶部覆稱蘇松
積逋二百餘萬其內官役逋冒者多非全屬民欠以此無庸再

議臣思錢糧為田土正供徵收自有定額蘇松地沃人稠歷代以來徵收科則原比他省獨重至元朝又經倍加而明初仇怨橫增比元時又多三倍是謂額外過浮民力萬難輸納故明三百年來有司完及七分即為上考是浮加徒有虛名徵收從未及額及我國家欽從其薄賦役全書悉照萬曆年間經制明李所增之餉盡行蠲除獨蘇松浮糧乃明初所加未免蒙減免以致追比不全歲歲壓欠有司畏考成參罰責比監追何嘗不力乃小民甘以肌膚受筆楚甘以身體困囹圄終不能全完據韓世琦疏稱順治二年至康熙元年積逋動盈千萬據馬祐疏稱康熙元年至八年那移并民欠至二百餘萬可見現餉之經征無有一年不欠而積欠之帶征亦無有一案續完部臣所謂

際彬書

官役透冒亦係那移抵補借解借支之故惟有民欠是以有那移那後所以補前則積逋仍皆民欠今帶征雖已暫停而現征仍然故重誠恐壓欠如故小民受累無窮本年輸不及額責比監追民困一矣次年新舊并征又增一倍帶征之數兩番追比民困二矣積至三年五年則帶征又多至三五倍一案不完必加一番追比民無日不赴比無人不受刑苦累不已必有身亡家破之患漸至戶絕地荒思每歲可完之正賦因之反致虧缺蘇松財賦重地不加愛養休息萬一民困日深致虧正賦是為欲取盈而反受誅病在國而不獨在民伏念部臣以國計為重謹持成議不肯輕議減免固屬職分攸宜但謀國莫要于恤民為民正所以為國若此項浮糧曾有一年如期而納如數而收

而民力尚在可完歲之或虧國賦也乃經征則無一年不欠督征則無一案續完每年數十萬之逋欠僅為紙上虛開之數并無庫內徵得之銀是徒存不減之名而終無全完之實國家不收其利而小民實受其害害在一時者追呼敲撲之慘而害在永久者漸有人亡家破戶絕地荒之憂所關非細臣思洪恩浩蕩出自

朝廷非臣下所得擅擬議請乞

宸衷決斷特

勅部議竟行減免庶浮糧去則正額能完自後不致逋欠而盡除若累則民力漸饒財賦重地復見豐盈之家矣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際彬書

請減蘇松浮糧疏

慕天顏

江南錢糧獨蘇松最重亦惟蘇松積逋從未有一歲照額十分完足者豈民盡頑抗而不畏敵樓乎豈官盡庸茸甘誤考成乎臣初至地方即根究蘇松錢糧所以不完之故鄉紳民耆老無一不曰故明之初加重浮糧積用難堪地之所產租之所入實不敷於供輸是以民困日甚不能完額臣思蘇松二府田畝照他省科算幾有十倍即以鄰郡常鎮科則相形蘇松亦兩倍過之俱不敢比例請減假使蘇松重賦或一官曾經徵足或一縣可以全完或一歲偶能及額是

朝廷實收其用而小民力猶能勝相習既久臣亦不敢請也臣查康熙八年前奏銷之數每年欠至六七十萬大半欠在蘇

陽明書

松即邇來撫臣與臣殫力勸輸康熙十年十一年考成雖未完不及一分而以他屬之完合蘇松之欠通融算結之數非蘇松亦能至九分也蘇松歲逋累萬斷難清節年造報

恩詔赦免冊

上諭傳徵冊本折氏欠可稽臣考故明之世此等州縣錢糧完至七八分即為上考今漕糧升合皆歸

天儲地丁分釐皆撥正用有一不完參罰隨之矣小民之膏血無存則有司之智勇俱困甚至擲墊以塞責一時此盈而彼詘舊補而新虧在民之拖欠依然在官之支收反混徒有虛額無實濟積年懸項仍奉

皇恩赦蠲與其赦免於民力既窮之後孰若早沛

恩綸培養斯民為萬年根本之圖也哉我

皇上御極之初欽頒

上諭諭戶部查洪武以後因有仇怨或一處錢糧徵收甚重或一處不許牛耕叫人自耕此等情由爾部詳察議奏煌煌恩諭昭播中外此蘇松錢糧甚重正為故明仇怨所加者也臣細查蘇松賦稅源流禹貢揚州厥田天下唐天寶時財賦始增宋寶祐景定間蘇郡苗米額至三十萬松郡苗米至二十七萬元世祖時悉循宋舊迨延祐中蘇州府夏稅絲二萬二千餘斤秋糧八十八萬餘石松江府夏稅秋糧六十五萬餘石明洪武初定天下賦稅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惟蘇州因張士誠久抗不下

陽明書

怒其附寇取豪族租簿俾有司加稅名為官田故蘇賦獨重松江亦然蘇松糧額共至四百萬矣建文方詔減免永樂仍復洪武舊制宣德五年敕諭減租每田一畝舊額一斗至四斗者減十分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五斗者減十分之三正統元年官田准民田起科蘇松減額糧八十餘萬石從巡撫周忱之請也當是時蘇州逋稅七百九十萬松江逋亦甚多忱與知府况鍾曲冀奏減之而王鑒猶稱民間重額尚未盡除繼此因漕運遞增耗米沿為正糧并入平米額內不分正耗至萬歷時代有增加臣考蘇松舊志及從信錄文獻通考諸書歷載沿革甚詳我皇上刊定賦役全書蘇州府田地九萬五千餘頃科平米二百四十五萬歲徵本色米豆一百五萬餘石折色銀一百一十七

萬餘兩松江府田地四萬一千餘頃科平米一百二十一萬歲徵本色米四十三萬餘石折色銀六十三萬餘兩此照萬歷年間定賦比來多七倍比元已多三倍兩郡之民困於浮糧三百餘年矣如江西袁瑞等屬故明所加浮糧已奉世祖章皇帝特允布政使莊應會條陳歷對舊額

賜與豁免則蘇松事同一例可以仰邀

天恩前撫臣韓世琦於康熙四年疏請減額未蒙部議允行康熙十年撫臣瑪祐於地方之弊壞等事案內據臣等條議剴切具題仍未議允臣非不知蘇松財賦天下軍需所係難以議減疊經諸臣條請何敢再行瀆奏但臣迫切仰額

皇恩者以臣身在地方三載設法催科未能如願實因民間尾

欠究竟催徵不得原無濟於軍需況臣今所請量減亦僅指催徵不得之虛數於歲入無損於民困可甦恭達

附片

聖主在上將起百代之哀不使一夫不獲寧忍兩郡億萬生靈沈困於故明之弊政乎臣謹就今日萬難足額者而言每年約有民欠本折三十餘萬兩荒坍公佔者居其一浮糧難完居其二若將坍荒公佔之糧除豁而浮糧不行減除則蘇松賦稅仍舊難完今坍荒公佔田地除臣另疏奏請豁外其浮糧之難完者亦僅二十餘萬矣即以此二十餘萬將蘇松田地計算如極重科則每畝三斗以至四斗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一斗科則二斗以外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七升科則二斗以內者每平米一石請減五升其斗五升以下地蕩山塗等則可不議減如

是合其蘇松二屬田糧本折酌減與實欠無徵之數相仿在朝廷減其所必不能完之數

洪恩已沛而國計未虧在百姓寬其所萬難措辦之徵實惠普沾而正供自力則考成可期全完而挪移之弊從此杜絕矣

附片

請豁免坍荒賠累疏

募天顏

為坍荒賠累無進坐請 殊恩豁免甦民困以占天知事臣

惟地震之變

皇上躬行脩省

勅將應行應革事宜條奏臣思最重者首

在恤民而恤民之最苦最急者莫若豁免江南坍荒地錢糧

一事臣查蘇松常坍荒地尚未履勘數實有三千餘頃合

算其本折錢糧亦不滿十萬而因此遺累反致欠多民情之隱

苦實、不可勝言蓋坍者久成白水無土可闢業者疏濬不毛

無法可耕公占則係地入公家民已失業此種情形前撫臣及

臣任藩司時入覲條奏歷、僧陳久蒙

皇上洞鑒止因兵興以來軍務倥傯前撫臣無暇親詣該縣暫

停俟事平之日該縣因循至今臣撫任三載正值軍需告急方

在苟節之時何敢再請

宸嚴是以日切焦思而對此邑賠之窮民報稱無以自解臣故

于自陳不職疏內首列此端為罪也此思我

皇上愛民惟恐一夫不獲恭逢下詔求言之日臣再不言臣罪

益深矣又念此坍荒錢糧如果可徵賠臣又何敢即言奈何有

糧無田有戶無人歷年地丁條折原無完納委係紙上虛數不

賠亦無完路之可免累耳惟糧增一項流累里甲里甲因此色

賠逃亡株連不知凡幾官役因此拖欠那移墊買每致難清完

猶不完也三吳賦重額繁保無頑梗拖欠然每歲考成計民間

零星尾欠積累而有數萬之額或災患不時民力困竭通逃者

又數萬總以四百餘萬之額徵而論亦不可謂之頑矣此有田

有戶之欠數仍可于年限清完惟坍荒所欠萬、與從責賠臣

前于條陳畧欠無徵等事一疏

題蒙

特恩蠲停者即此坍荒在內也今查前勘坍荒數內如長洲縣

田地新任文清陞補無缺不議外其太倉常熟崑山嘉定華亭

委辦上海青浦宜興九州縣確有坍荒未報臣請

皇上大沛恩綸特准開豁客臣再加履勘細數造冊報部從康

熙十七年起扣免于民毋容纖毫捏冒此係永遠甦困培我

國家萬年之樂利非此一特之蠲停將見渙汗一頒民之歌舞

雷動于三吳豈不可坐致休祥也哉伏乞

皇上鑒允施行

清減浮耗疏 康熙二十年

葉元祿

竊惟江南餉務向稱天下最裕賦稅獨重於江南人之所共
知也國祚幸而道賦務清因積欠而民生自困又人之所共知
也臣於康熙十三年備員布政使入覲時適

旨降旨某是裁和浮耗未詳完數等事一疏上奏其中備陳歷
代增加賦稅亦委及加明依然舊法江西思縣有例結查核事
叩請酌減久違

師前未蒙

前旨時值軍興需餉孔亟古人新不和緩陳伏思我

皇上加恩於江南而賦稅驟增所屬巡撫特旨倍極優渥而江
南百姓之急公輸餉者亦多矣而為者適自康熙元

崇禎三十四

年以前額額裁初氏欠長年實召十分之二即康熙十年而十

三年將完數已及十分之二而存留餉銀未幾裁充兵餉該法免
免起運而後存留是正集起運之年完不及十分而全算起存

仍有十二分通欠不等也至康熙十四年以事在留餉亦裁
免餉而完數亦未及十分之外是向之稍寬於存留者今則愈公

並輸矣然之征時考現起運正數完是十分而另餉夫况疊連
水旱之時又且官官加派士商捐例之一不出在耕種中送餉

吳三桂叛後之法

王師出征軍需取給於江南不下三千餘萬源之不遑此年他

赤子寸寸賦感戴我

皇上深恩仰觀我

皇上集勞帑不曰心減賦賦不自計其家之有年互相滋養多
方典璽竭蹶靡特也但在此不及一分之民欠即日加嚴計斯
一釐完者非民之不盡力也吏非官之不設法也安國報額送
浮法亦有設法之可求也臣四河為年申書一統向之盡力以
報其恩者初臣力重之滿漢片三度仁以該國所者安在為海
之休養臣折衷

皇上便是仁不加序逐仍賜降級調用去任之目出散後言
民事但念人臣古國最不忘其受恩深重暗為久因民生片正
應且某元之日且不題寄賦再受

天臣非市恩於前誠之日案為實具此以報天也臣打
茲州賦額三百六十六萬有奇臣在跡奏請加減浮耗二十餘

崇禎三十四

萬以上則三斗五斗外者其在減一斗中則二斗外者亦不
減以下則二斗以內者每名減五升其一斗以內之科則不

減在國家正課原正度其必不減完之費數存為部為民其得
行其為難辦之催餉者照江西布政使會議臨省而應浮

耗減數目之所課及少之至於民困情狀臣經度奏浮耗緣由
新前疏俱不敵淺陳臣不辭不能為

皇上奏斯民於樂和惟苦太平有急葉仰此恩悅莫如部有為

年乃伏乞

皇上特示備省莊和以民急公有效模若宜隨時賜准臣疏

部部議施行和撫臣核定二府日科則加減數目送冊請

旨施行

蘇松浮糧疏 康熙二十三年

任辰旦

題為請酌蘇松之賦額以遂民生以均國課臣一介迂儒蒞任劇邑自分沉淪蒙

皇上破格甄別忝列省垣高天厚地之恩捐糜難報受事以來彈思竭慮惟有知無不言直抒愚悃少助涓埃臣本江南下吏先言蘇州松江二府之賦額切聞蘇松之賦額乃有明之厲政久在

皇上洞鑒之中臣不敢贅也而臣竊有請者天下各直省錢糧每歲十分全完者比比而是獨蘇松則數百年來無全完十分之一者此豈有司之盡拙百姓之盡頑歟蓋力不能也昔夏后氏任工作貢蘇松屬揚州之分野厥田下下惟是商賈之所輻

附郭書院

輳貨值之所往來技巧之所聚集炫耀耳目遂若繁華然鋪張門面務為粉飾者亦僅在城市十里之間至于鄉鎮村落則居者半是草屋服者半是單衣女子之啼饑號寒實與瘠薄之區無以異也夫蘇松之東則接壤于浙省之嘉興湖州西則接壤于本省之常州鎮江相去不出一二百里其間歲時之豐歉相同雨暘之早溢相同地方之物產相同人工之勤惰相同及考諸地丁銀米之供額以蘇松二府較之嘉湖二府則每畝浮十之三四較之常鎮二府則每畝幾于倍之矣乃即嘉湖常鎮四府亦尚有不能全完之日而欲以全完浮額之數轉責于蘇松多一年則增一比增一比則多一費百姓徒受敲撲有司徒受參罰浮額相沿而橫通亦復相沿是究竟于國課何補哉夫

百姓度終歲之力不能完及浮額則以為難完而仍掛欠欠額不能停比而計圖暫緩須臾習為常徑亦甚恒情是原任蘇松撫臣慕天顏與新補偏撫臣丁思孔皆江蘇布政以才能著效蒙

皇上特恩簡用之人若援以錢糧考成亦不過九分有奇則蘇松之不能力完浮額其明証也今百姓幸生唐虞之世此真千載一時倘不為之酌量裁減更復誰望用敢仰請 乾斷勅部議查嘉湖常鎮四府之額按其最重者定為蘇松之賦則即不然亦請從稍減減一分百姓免一分之困減一釐百姓沐一釐之惠血氣皆有良心而急公必有倍焉者矣况我

附郭書院

皇上嘉惠元元比歲以來豁免積逋者何啻數十餘萬大澤之弘施於斯極矣然若浮額未除則不堪之民力勢復望救而奸民反得藉口為欠糧之張本誠使酌量裁減定為畫一之法則雖頑梗亦如難免而奉法輸將是裁減之正所以裕國也以蘇松百姓數千百萬呼天籲地而一旦蒙恩于今日垂諸百世史冊有光臣久在地方熟視情形冒昧披瀝倘蒙先可揀伏乞皇上敕勒部議覆施行奉

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請蠲蘇松浮賦疏

康熙十四年

湯斌

臣惟財賦為

國家根本之計而蘇松尤為最重之鄉臣以庸碌謬膺茲土見錢糧屢年拖欠每當奏銷之期多有嘗欠至五十餘萬最少亦不下三四十萬夙夜疚心懼無以仰佐

國計恒惴惴不安初疑急玩繼疑豪強之頑梗乃一載以來詢問耆碩體察民隱聞嘗巡行阡陌訪田則之高下考徵科之多寡然後知蘇松逋賦實由民力維艱斟酌調劑貴在及時最患心為我

皇上陳之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山傍湖旱澇難均即豐稔之歲所得亦自有限而條銀漕白正耗以及白

附錄書四

糧經費漕增五米十銀雜項差徭不可勝計而仰事俯育婚嫁喪葬舉出其中終歲勤動不能免鞭朴之苦故蘇松俗好浮華而獨耕田輸稅之農民艱難實甚而府與常鎮嘉湖皆壤地相接而賦額較重懸殊即江浙閩楚並號財賦之鄉區區兩府田不加廣而可當大有百餘州縣之賦民力所以日絀也夫兩府田賦之重固起自明初臣嘗考洪武年間籍張士誠將民私產號為官田賦額特重而民田之起科較輕永樂以後漕運漸遠加耗滋多宣德正統間巡撫周忱奏減蘇州租七十餘萬石松江租三十餘萬石民困稍蘇至嘉靖初蘇州知府王儀請行均田之法盡括官民田而裒益之當時稍救官民之敝但正耗兼配科則繁雜吏易為奸其後以耗米作為正糧漕運諸費額外

取之於民因事激又加所謂九釐地畝之類日漸加益非復正嘉以前之舊至啟禎時軍餉孔殷加派日繁民不堪命矣

本朝定鼎田賦悉照萬歷年間則例盡革明末無藝之徵洵稱救民水火近年因時制宜如白糧經費運軍行月永折加價等項載在全書其官收官兌之法最稱便民不可更易然亦因民明朝賦重役繁以耗作正不得已為此補救之計而民力則已殫也順治初年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寬後因兵餉急迫起解數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難違部議以四十餘萬錢糧之州縣至於小縣錢糧不上數千或僅一二萬者一例考成官斯土者雖賢如黃霸魯恭何能自免謫譴夫人千里而來為吏誰肯以催科無術甘心自棄一存顧惜功名之念則展轉

附錄書四

苟且之計必生或以存留而抵起解或以此項而借彼款或以新糧而抵舊欠奏罰期迫則以欠作完賠補維艱又以完為欠種種弊竇莫可究詰一經發覺身家俱喪官之更代日勤蠹胥因之作奸頭緒紛淆侵漁任意雖嚴加追比究之欺額空懸惟二十二年連遇歲豐二十三年荷蒙

聖恩蠲漕故僅有一二縣地丁全完而仍多掛欠又以年外報完未副議叙之例夫人才不甚相遠豈他省之吏幹濟獨優而蘇松之官催科偏拙良以百姓之脂膏既竭則有司之智勇俱困而前途之功名絕望則官箴之砥礪難期心已灰矣地方何賴吏治人才胥足惜也積欠年久惟待救蠲我國家弘敷大賚每一

赦詔蘇松免租多者百萬少者七八十萬是糧雖額重原非可完之數與其赦免於這呼既窮之後何若酌減於徵比未加之先使得完肌膚而樂昇平且無損國家歲入之實數乎蘇松版荒所在都有臣常委官履跡勘非盡石田不可耕也祇因田不抵賦力難任役一戶逋逃數家株累小民畏懼不敢承佃倘蒙

聖恩稍賜寬減其就不踴躍復業數年之後按部陞科將見田額漸增

國賦日裕是蠲無益之虛額而收墾田之實課也前此諸臣累累陳請適當軍興膏午餉需告乏匱之日且俱言前朝苛政欲復宋元之舊事勢難行今賴

皇上德威遠播海表日出之邦絕域不庭之國莫不稽首來享奉琛恐後斯正

國家休養蒸黎培植根本之時上年

鑾輿親巡洞見村落蕭條深軫聖懷又蠲漕免丁帶徵積欠深仁厚澤淪肌浹髓白叟黃童感極而泣以為生逢堯舜之

主視民如傷若地方官能以民艱上聞必當大沛恩膏起三百年之痼疾臣身在地方義無可諉不敢遠引宋元之說亦不敢比常鎮嘉湖之例惟叩懇我

皇上念民力之已竭察虛額之無益

宸衷獨斷渙發

德音及此纂修簡明全書之時傳集廷議將蘇松錢糧合盤打筭各照料則量減一二分定適中可完之實數無存過重必欠之虛額再將料則稍加歸併使簡易明白便於稽核或將賦額最重州縣另立勸懲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使守令知可以久任可以陞遷不致苟且因循事務廢弛庶幾野無不耕之土戶無不完之租民力裕而吏治清稅賦充而國用足億萬年太平無疆之休瑞在是矣臣非不知賦額久定未便更張但體國經野貴永久而無弊苟有未善正宜變通况前朝之苛政乎我皇上神聖立極事事垂法萬世此尤關國計民生之大者宸謨遠矣總自

廢裁非微臣所能仰贊也

請蠲緩壓欠疏

康熙十三年

湯斌

三吳賦稅甲天下軍儲供億仰給實多我

皇上智勇天錫命將受鉞淵深睿笑威震海隅而轉輸不匱江南每歲本折五六百萬較他省蓋數倍焉我

皇上念財賦重地於軍需匱乏之際猶蠲漕免丁帶徵漕欠除一時並徵之累

詔到之日黃童白叟靡不舉首加額感激而泣以為

皇上如天之仁軼唐虞而超三代實亘古所未有者也獨是漕糧難荷

天恩而地丁錢糧自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五月並徵民力猶恐不支每臣一出士民環馬首泣訴求為陳請者殆無虛日

臣以國課關係重大

隆恩未可妄違曉以大義使各勉力輸將而士民皇皇哀求不已既而思之使並徵有益於國臣何敢妄有所請乃於國計無所補益而下民寔為苦累臣不為奏陳是為溺職上負

聖恩矣故敢冒昧為我

皇上言之臣按蘇松等處賦額繁重雖在豐年所入常不敷所出乃十八十九兩年異常災荒逋欠獨多今年之尾欠即為來歲之帶徵下年之未完又為次年之並比陳陳相因日以增益小民終歲胼胝不過畝收石粟欲正供之外兼完積逋勢必不能且錢糧之在公家雖有起存清項之分而小民之輸將總一條編原無差別未完起存錢糧之民即是未完清項之民今計

十八年至二十三年未完地丁並時追呼而二十四年新糧又復起徵矣州縣比較大率十日一限假使每日輪比一年則十日僅三日空閒而七日赴比矣近城附郭猶得稍息其窮鄉僻壤奔走道途匍匐公庭欲求盡力農桑不可得已設有司見考成期迫不暇念及民生或一日而並比數年則先因某年之欠而加責之血肉淋漓哀號之聲上干天和亦所必至也臣仰體皇上視民如傷之仁時時告誡有司既不忍使疾苦遺黎受此摧殘又不敢以定限考成為之寬假誠恐民之積欠已多剝補無術惟有拚此皮骨以捱徵比官知連年壓欠催科計窮亦惟拚一降革以圖卸擔完之官之吏代迨連錢糧之頭緒愈亂加以蠹役乘機侵欺小民逃亡相繼國課必至大絀臣愚以為民閒止有此力併徵數年其輸納不加多帶徵一年其輸納不加少而分年帶徵則官免畏顧考成那新補舊之獎民免累日並比荒廢農桑之苦所全實大也故敢冒昧叩懇

皇上推廣帶徵漕欠之德意倘

俞臣請除康熙二十三年錢糧尚未奏銷不敢請緩將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二年民欠地丁錢糧俯照清項一例於康熙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徵以紓民困臣又念此數年中十八十九兩年水旱疊承地多版荒人多逃亡今時已五載牽連親族者有之遺累隣戶者有之所謂有糧無田有戶無人者實寔不乏倘蒙聖恩將此兩年概賜除豁自二十年後分年帶徵務期全完在民既無並徵之累在官又無虛懸之額然後律以考成之法小

民亦各有心既感

皇恩又休功令誰不踴躍爭先以完正供此實有裨公帑無損國計而江南士庶歌咏

皇仁億萬斯年永永無極矣

卷三四 賦役二

請集議減定蘇松賦額并請另立賦稅重地州縣官考成列疏

湯斌

臣惟財賦為國家根本之計而蘇松尤為財賦最重之鄉臣以庸碌謬撫茲土見錢糧累年逋欠每當奏銷之期多者欠至五十餘萬最少者亦不下三十萬夙夜疚心懼無以仰佐國計恒惴惴不安初疑官吏之怠玩繼疑豪強之頑梗乃一載以來詢問首領體察民隱間嘗巡行阡陌訪田畝之高下考徵科之多寡然後知蘇松逋賦實由民力維艱斟酌調劑貴在及時敢悉心為我

皇上陳之蘇松土隘人稠一夫所耕不過十畝而倚山傍湖早澇難均即豐稔之歲亦自有限而條銀漕白正耗以及白糧經費清贈五米十銀雜項差徭不可勝計而仰事俯育婚嫁喪葬俱出其中終歲勤動不能免鞭扑之苦故蘇松俗好浮華而獨耕田輸稅之農民艱難實甚兩府與常鎮嘉湖壤地相接而賦額輕重懸殊即江浙閩楚並號財賦之鄉區區兩府田不加廣而可當大省百餘州縣之賦民力所以日絀也夫二府田賦之重固起自明初臣嘗考洪武年間籍沒張士誠將士誠產號為官田賦額特重而民田之起科較輕永樂以後漕運愈遠加耗滋多宣德正統間巡撫周忱奏減蘇州租七十餘萬石松江租三十餘萬石民困稍甦至嘉靖初蘇州知府王儀請行均田之法盡括官民田而哀益之當時稍救官田之弊但正耗兼配科則繁雜吏易為奸其後以耗米作為正糧又運綱諸費額外取之於民因時派徵又如所謂九釐地畝之類日漸增益非復正

嘉以前之舊至啟禎時軍餉孔殷如派日繁民不堪命矣

本朝定鼎田賦悉照萬歷年間則例盡革明末無藝之徵洵稱救民水火近年因時制宜如白糧經費運軍行月永折加價等項載在全書其官收官兌之法最稱便民不可更易然亦因明朝賦重役繁以耗作正不得已為此補救之計而民力則已殫也順治初年錢糧起存相半考成之例尚寬後因兵餉急迫起解數多又定十分考成之例一分不完難違部議以四十餘萬錢糧之州縣至與小縣錢糧不上數千或僅一二萬者一例考成官斯土者雖賢如黃霸魯恭何能自免謫譴夫人千里而來為吏誰肯以催科無術甘心廢棄一存顧恤功名之念則輾轉苛且之計必生或以存留而抵起解或以此項而借彼款或以

陽明書

新糧而抵舊欠參罰期迫則以欠作完賠補維艱又以完為欠種種弊竇莫可究詰一經發覺身家俱喪官之更代日勤蠹胥因之作奸頭緒紛淆侵漁任意雖嚴加追比究之款額空懸惟二十二年通過歲豐二十三年荷蒙

聖恩蠲漕故僅有一二縣地丁全完而他項仍多挂欠又以年外報完未副議叙之例夫人才不甚相遠豈他省之吏幹濟獨優而蘇松之官推科偏拙良以百姓之脂膏既竭則有司之智勇俱困而前途之功名絕望則官歲之砥礪難期心已灰矣地方何賴吏治人才皆足惜也積欠年久惟待赦蠲我

國家宏敷大養每一赦詔蘇松免租多者百萬少者七八十萬是糧雖重原非可免之數與其赦免於追呼既窮之後何苦酌

減於徵比未加之先使得完肌膚而樂昇平且無損

國家歲入之實數乎蘇松版荒所在多有臣嘗委官履畝踏勘非盡石田不可耕也祇因田不抵賦力難任役一戶逋逃數家株累小民畏懼而不敢承佃倘蒙

皇恩稍賜寬減其孰不踴躍復業數年之後按畝陞科將田額漸增

國賦日裕是蠲無益之虛額收墾田之實課也前此諸臣累累陳請適當軍興旁午餉需告匱之日且俱言前朝苛政欲復宋元之舊事勢難行今賴

皇上德威遠播海表日出之邦絕域不庭之國莫不稽首來享奉琛恐後斯正

陽明書

國家休養羣黎培植根本之時上年

樂與親巡洞見村落蕭條深軫

聖懷又蠲漕免丁帶徵積欠深仁厚澤淪肌浹髓白叟黃童感極而泣以為生逢堯舜之世視民如傷若地方官能以民艱上

聞必當大沛恩膏起三百年之痼疾臣身任地方義無可諉不敢遠引宋元之說亦不敢比常鎮嘉湖之例惟叩我

皇上念民力之竭罄虛額之無益

宸衷獨斷渙發

德音及此纂修簡明全書之時博集廷議將蘇松錢糧合盤打算各照科則量減一二分定適中可完之實數無存過重必欠之虛額更將科則稍加歸并使簡易明白便於稽核或將賦

額最重州縣另立勸懲之典不與小縣一例考成使守令知可以久任可以陞遷不至苟且因循事務廢弛庶幾野無不耕之土戶無不完之租民力裕而吏治清賦稅充而國用足億萬年太平無疆之庶端在是矣

陸松書陸

請酌減浮糧疏

陸大鵬
印之德

蘇松二府為古揚州之域厥田下下宋紹熙元年朱子行經界法吳民田每畝科糧五升民田之額始於此元初蘇郡增至三十六萬松郡增至二十餘萬此加增之所自始也迨延祐四年增定蘇州府額夏稅絲二萬二千四百斤秋糧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松江夏稅秋糧六十餘萬石此加增之定額也至張士誠據有姑蘇徵賦無度稅額倍加民已極困而明太祖攻取張士誠用兵日久遷怒蘇民遂藉豪族田租私簿名其田曰官田增稅示罰蘇州一府加增至二百九十餘萬松江一府加增至一百四十餘萬比之延祐間增定賦額之外蘇郡另加二百餘萬松郡另加八十餘萬自是民不聊生官無久任蘇松積逋動盈萬千此加增之最苛者也然徒有催科之名究無輸將之實所以建文即位憐此一方塗炭詔除其罰上田每畝一斗次者五升下田每畝三升兩郡小民蘇息未幾隨值永樂即位盡改建文之政於是加增之罰仍不除免相沿至宣德正統間巡撫周忱稔知民力難支乃奏減蘇郡賦額七十餘萬松郡亦減三十餘萬仍令輸布一匹即準米一石輸銀一兩即準米四石每年十月開徵使民收租而後辦糧若課吏則以催科六上分者即為上考故終明之世從無徵清八九分者爾時賦額雖已消減然比之延祐間增定之外蘇郡猶有一百餘萬石之加增松郡猶有五十餘萬石之加增相沿以至於今此外又有以耗作正及歷奉加增地畝各項加價銀兩尚不在內自

聖朝定鼎以來愛養元元興利除害惟恐不周是以順治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凡故明有仇怨地方或一處加糧甚重我朝竝無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詳察具奏是時江西巡撫具題以袁瑞二府明初因陳友諒抗師加糧甚重已蒙

恩旨得復原額此豁免加增之累先有成例矣而蘇松則未及上請也即今

皇上御極元年亦蒙

特諭凡故明有仇怨地方加重錢糧亟行減免康熙十二年曾蒙

宸衷獨斷將十三年分地丁錢糧刊布由單止徵一半隨因三

逆告變軍餉正殷舉行不果至康熙二十八年復蒙

皇上特諭查蘇松二府加增錢糧開摺具奏又未奉行是東南疾苦向勞

睿慮惓惓匪朝伊夕矣恭荷

蠲赦頻頒海隅蒼生歌逾夏諺今四月初二日更蒙聖諭量免鹽課關稅之外其應行應享事宜

皇上還都之後尚欲次第舉行督撫藩臬皆地方大吏當悉心體訪凡有可為民興利除害者作速勘定陳奏因思加增錢糧莫甚於蘇松有田為累亦莫甚於蘇松目今小民之在市廛者皆係無田無產之人往往借客本以誇耀小民之有賦役者盡為剝肉醫瘡之計總欲竭膏血以輸將此種苦情若不言於堯

舜之世更有何時可言伏乞

皇上沛曠世洪恩除故明積弊或與接壤之常州同其賦額或於蘇郡現存一百餘萬石之加增松郡現存五十餘萬石之加增量酌減豁則

國課易完拖欠自少急公者亦沾實惠民無觀望之心催科者易副考成官免參罰之累且賦歛既輕則荒田多墾游惰既去則奸宄潛消將見

皇上萬年經久之恩膏上下與天地同流而億兆生靈共樂昇平於世世矣

查得蘇屬浮糧有故明之所育而今日相沿者有明季之所無而今日始有者考郡志宋時額糧歲不過三十萬石每畝徵米不出一斗之外元至元間用姚元之請命江南稅糧照依宋時舊制大德二年定歲課三十取一延祐末年始增夏稅絲二萬二千四百斛秋糧米八十八萬二千一百石輕費鈔二千二百錠然亦不過八十餘萬自明太祖怒吳民為誠張士誠固守藉豪家租簿定賦有田一畝起徵至七斗外者故蘇賦視他郡獨重而松嘉湖次之載在王圻續文獻通考未及三年蘇之積逋至三十餘萬石明太祖旋亦悔之曰民至二年不償其困可知將所欠積逋盡行蠲免至十六年又特命減稅凡一畝科七斗

附錄書目

五升至四斗四升者准減十分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止徵三斗五升其以下仍舊雖視初年稍輕顧積重難還蘇州一郡除夏稅之外秋糧增至二百七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石視原額已逾二倍以外矣建文廟立以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不均民不可得而治蘇松私租起稅豈可著為定則于是慨然復古命照各郡縣起科畝不得過一斗此建文二年二月之詔班班可考至永樂盡反建文之政蘇賦仍依洪武舊例載在明政統宗又因徙都燕京輓輸道遠耗費滋多更浮于洪武時矣所以宣德五年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蘇州積逋至七百九十萬石遂與知府况公鍾苦心調劑疏減八十餘石皇明通紀與郡志皆載之又創為平米法因輸將之遠近為耗米之多寡

歷年遞減三歲之中蘇州得餘米三十萬石又蘇松有軍職月俸一項計其耗費每用六斗至一石忱復與鍾曲義奏請使之赴領本地得者費六十餘萬石民以稍甦至萬歷中又增遼餉每畝九厘較宋多增七倍較元多增三倍逮我

國家建鼎定賦悉依故明之舊由是蘇松賦額不但不特與他郡等且不得與接壤之常鎮等吳民之困以此然不特此也查賦額有明季之所無而今日始有者如嘉邑官布之蓋加漕之偏累坍荒之包賠是也官布始于正統年間周文襄公徵行至縣見民間紡織之具知嘉土不宜禾稻止種木棉而以織布為業奏派官布一十九萬疋每疋準米一石後割縣地立太倉州分去一萬五千疋正德末年江南大祲以嘉定獨受官布之

附錄書目

惠宜興借去一萬疋崑山借去四萬六千疋時嘉定所存官布除派折邑布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九疋每疋折銀三錢徵解外實派本色布九萬五千五十疋每疋連價扛銀三錢該銀二萬八千五百一十五兩此舊全書所載今新定全書于九萬五千五十疋原數內順治九年改折布八萬四千一百九十八疋每疋折銀六錢除原編三錢外加編銀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三兩四錢康熙元年又改折布一千一百二十一疋五尺六寸每疋折銀五錢除原編三錢外加編銀二百二十四兩二錢三分五厘本布扛墊每疋二分今每疋四分四厘又共加銀二千二百八十一兩二錢共計加價墊銀二萬七千七百五十八兩八錢三分五厘又每兩編扛銀一分四厘解費銀二分去既折則編